

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过渡环节“消极等待”现象的改进研究

孙颖 沙思玲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幼儿园 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幼儿园一日生活由多种活动组成，过渡环节作为连接不同活动的“纽带”，其组织质量直接影响幼儿的在园体验与发展。当前，过渡环节中普遍存在的“消极等待”现象，不仅造成时间资源的隐性浪费，更可能引发幼儿的行为问题，损害其心理健康。本研究基于对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幼儿园实际观察，分析消极等待现象的成因，包括教师时间观念、班级管理策略、活动设计衔接性及幼儿个体差异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弹性作息制度、活动化过渡环节、幼儿自主管理及教师分工协作等改进策略，旨在将“消极等待”转化为“积极期待”，提升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教育价值与幸福感。

【关键词】：幼儿园一日生活；过渡环节；消极等待；改进策略

DOI:10.12417/3041-0630.26.09.011

1 问题提出

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一日生活皆课程”已成为广泛认同的教育理念。幼儿的进餐、午睡、如厕、游戏、教学等环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在园生活。然而，在这些环节的交替之间，必然存在一些间隙性的时间段，即“过渡环节”。理想的过渡环节应是自然、流畅、有序且富有教育意义的。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许多班级的过渡环节充斥着“排排坐，等老师”、“小手放膝盖，小脚并拢”式的集体静坐，或是漫无目的的闲散状态。幼儿在这些时段中，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涣散、打闹推搡、焦虑哭闹等行为，其本质是一种“消极等待”。

“消极等待”是指幼儿在没有明确活动目标、缺乏主动参与机会、仅被动服从指令的时间段内所经历的乏味、低效甚至焦虑的状态。这种等待不仅消磨了幼儿宝贵的发展时间，更可能对其主动性、规则意识及社会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随着“以儿童为本”教育理念的深化以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对“一日活动安排相对灵活，减少不必要的消极等待”的明确要求，如何改进过渡环节中的消极等待现象，已成为提升保教质量的关键议题。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消极等待的成因，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改进策略。

2 幼儿园过渡环节消极等待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为期三个月对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幼儿园小、中、大班各两个班级的跟踪观察，结合对12名带班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消极等待现象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环节中有其典型表现。

2.1 高频发生时段

观察显示，消极等待最集中的时段依次为：午餐前洗手至分餐完毕（平均等待6-8分钟）、集体教学前准备（平均等待5分钟）、午睡后穿衣至下午点开始（平均等待7分钟）、户外活动前排队（平均等待4分钟）、离园前整理至家长来园（最

长可达15分钟）。这些时段的共同特点是：教师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事务（如分餐、分发材料、整理队伍），无暇顾及全体幼儿，导致部分幼儿陷入等待状态。

2.2 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差异

小班（3-4岁）：消极等待主要表现为情绪性等待。幼儿因分离焦虑或生理需求未满足，在等待中哭闹、拉扯教师衣角、反复询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教师常采用安抚或简单指令（如“小手藏起来”）应对，但效果短暂。

中班（4-5岁）：消极等待主要表现为行为性等待。幼儿开始出现推挤、争抢位置、模仿打打闹作、随意离开座位等行为。教师多以口头警告或惩罚性指令（如“迟到的明天别玩区域”）控制秩序。

大班（5-6岁）：消极等待主要表现为隐性与对抗性等待。部分幼儿会发呆、咬指甲、小声聊天；也有幼儿以消极对抗方式表达不满，如故意慢吞吞、装作没听见。教师常采用“比比谁最快坐好”等竞赛性指令，但久而久之幼儿产生倦怠。

2.3 典型案例描述

案例1（小班午餐前）：11:00，教师A请全班25名幼儿分两组洗手。第一组幼儿在3分钟内洗完并坐回座位，教师要求他们“小手放膝盖，等第二组洗完一起吃”。第二组幼儿洗手时出现打闹，教师前去处理。第一组幼儿在座位上等待了整整7分钟，期间有5人开始转头说话，3人站起来走动，2人哭喊“我饿了”。教师反复提醒“安静”，但效果甚微。

案例2（大班离园前）：16:20，教师C要求所有幼儿背好书包坐在小椅子上，等待家长依次来接。由于部分家长迟到，等待时间长达12分钟。幼儿有的趴在桌上，有的用书包互相敲打，有的反复问“我妈妈怎么还不来”。教师忙于核对接送卡并安抚哭闹幼儿，无暇组织任何活动。

以上案例表明,消极等待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困境。它不仅消耗了幼儿的注意力和情绪资源,也让教师陷入“维持秩序-无效管理-时间浪费”的恶性循环。

3 消极等待现象的成因分析

消极等待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制度、教师、幼儿及物理环境等多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3.1 制度层面:高结构化的时间表与统一化要求

我国幼儿园普遍采用高结构化的作息时间表,以15-30分钟为单位划分活动板块。这种安排便于管理,却暗含“时间表中心”而非“儿童中心”的逻辑。当预设时间与实际节奏不符时(如某个活动超时、个别幼儿动作慢),教师为赶进度,往往让大部分幼儿“等一下”。此外,集体统一行动的要求(如“全班一起洗手”“一起排队下楼”)忽视了幼儿个体在速度、需求上的差异,直接导致“快的等慢的”现象。

3.2 教师层面:教育观念滞后与策略储备不足

部分教师将过渡环节视为“非教学时段”,认为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即可,缺乏将其转化为教育契机的意识。访谈中,有教师坦言:“过渡环节就是用来喘口气的,哪还有精力设计活动?”同时,教师普遍缺乏微型的、灵活的、低结构的过渡环节活动资源库。面对等待时间,常用策略局限于“念儿歌”“背古诗”“静坐”,形式单一且幼儿参与度低。此外,教师分工不明确也是重要原因。主班、配班、保育员三人在过渡环节中的职责边界模糊,常出现“三人同时处理一件事,其他事无人管”的局面,加剧了部分幼儿的等待时间。

3.3 幼儿层面:年龄特征与个体差异被忽视

3-6岁幼儿的注意力维持时间短(小班约5-8分钟,大班约10-15分钟),自我延迟满足能力弱。要求他们长时间静坐等待,违背了发展规律。此外,幼儿在生活自理速度、兴趣偏好、情绪调节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如厕快的幼儿与慢的幼儿之间可能相差3-5分钟,若不采取分层安排,快者必然产生消极等待。

3.4 环境层面:空间与材料支持的缺失

许多班级在过渡环节中缺乏可供幼儿自主操作的材料。桌椅、玩具柜在非活动时常被锁定或收纳,幼儿除了“坐”和“站”,别无选择。空间动线设计不合理也会导致等待,如洗手池与卫生间距离过远、水龙头数量不足等,都会延长轮流操作的周期。

4 改进消极等待现象的策略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制度弹性化、环节活动化、幼儿自主化、教师协同化四个维度构建改进策略,力求将“被动等

待”转变为“主动过渡”。

4.1 调整作息制度,赋予时间弹性

采用“大板块+小弹性”时间表:将原有碎片化时间整合为几个大板块(如“上午探索时段”涵盖区域、教学、点心),板块内部允许幼儿按自身节奏顺序完成。例如,先完成区域整理的幼儿可先去洗手吃点心,无需集体等待。

设置“缓冲时间”:在每个活动转换处预留3-5分钟弹性时间,用于处理个别幼儿的特殊情况。这要求幼儿园整体作息从“精确到分”转向“区间管理”。

分层分组,化整为零:摒弃“全班齐步走”模式,将幼儿分为2-3个小组,错峰进行如厕、洗手、取餐等活动。例如,第一组洗手时,第二组可进行手指游戏,第三组整理玩具。通过交替进行,使每个小组的等待时间趋近于零。

4.2 丰富过渡形式,植入微型活动

将过渡环节设计为短时、有趣、低结构的“过渡活动”,使其本身即具有教育价值。

游戏化过渡:运用“猜谜语”“木头人”“悄悄话传递”等不需道具的微型游戏填充等待间隙。例如,在排队时玩“我是小火车”游戏(幼儿手搭肩前进),既维持秩序又增加趣味。

任务化过渡:赋予幼儿具体的、可短时完成的任务。如请值日生分发餐具、请一名幼儿负责开关灯、请两名幼儿协助整理图书。任务使等待有了目的性,幼儿在信任中建立责任感。

听觉信号过渡:用固定的音乐或儿歌代替口令,作为活动转换的信号。例如,听到《小星星》钢琴曲表示收玩具,听到《进行曲》表示排队。幼儿熟悉规则后,可自主根据信号行动,减少对教师指令的依赖。

自由聊天空:在安全范围内,允许幼儿在等待时进行轻声自由交谈(分享周末趣事、说说心情)。这既满足了大班幼儿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又避免了静坐带来的压抑感。

4.3 支持幼儿自主管理,从“他律”走向“自律”

共建等待规则:组织幼儿讨论“等待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并将达成的共识以图画形式张贴在显眼处。幼儿参与制定的规则,更愿意自觉遵守。

设置“自主选择板”:在教室一角设置等待选项板,列出3-4种允许的等待活动(如看书、玩手指偶、浇花、拼图)。幼儿完成上一活动后,可自主选择一项进行,直到下一活动开始。这一做法尤其适合大班。

培养时间管理意识:使用可视化计时器(如沙漏、倒计时APP),让幼儿直观感受“还有多长时间”。例如,在离园前

放置一个5分钟沙漏,请幼儿在沙漏流完前整理好物品并与同伴轻声告别。这有助于幼儿内化时间节奏,减少因“未知”而产生的焦虑性行为。

4.4 优化教师分工与站位,提升组织效率

(1)明确三人职责:主班教师负责整体调度与核心指令;配班教师负责组织过渡活动或照顾个别幼儿;保育员重点保障生活环节(如分餐、整理)的顺畅。三人需形成固定的配合流程,避免职责重叠或真空。(2)站位呈“三角形”:三位成人在过渡环节中应分布在活动室的不同位置(如门口、盥洗室旁、图书角),形成三角监控与支持网络,确保每一名幼儿都在视线范围内,并能就近获得帮助。(3)开展微格教研:利用手机拍摄本班过渡环节的实况,在教研活动中逐段分析“等待发生在哪里?持续多久?由谁引起?”通过精准诊断,针对性地调整策略。

4.5 巧用物理环境,将等待空间转化为“积极角落”

(1)设置“等待区”:在盥洗室入口、走廊等必经之地,放置一个软垫小篮,内置几本耐撕布书、手指偶或拼图。幼儿轮流等待时,可在此区域进行安静活动。(2)动线改造:重新规划教室动线,减少迂回与拥堵。例如,将水杯架设置在靠近活动区的位置,避免集中取杯造成排队。

5 实践效果与讨论

本研究在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幼儿园中班进行为期一学期的策略实施,通过前后对比观察,取得显著成效。

5.1 量化效果

(1)消极等待总时长下降:日均消极等待时间由实施前的42分钟降至12分钟,降幅达71.4%。(2)幼儿问题行为减少:过渡环节中的推挤、哭闹、离座等行为发生频率下降62%。(3)教师指令次数减少:教师平均每环节发出的维持秩序指令由8次降至2次,语音强度明显降低。

5.2 质性变化

教师普遍反映“过渡环节不再是噩梦”。幼儿开始主动询问“今天等待时可以玩什么?”并在没有教师组织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猜拳、唱歌等活动。大班幼儿甚至能自我管理“先做完的先去玩”,展现出内在秩序感。家长也反馈,孩子回家后愿意讲述“今天排队时我们玩了一个好玩的游戏”。

参考文献:

- [1] 王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实践探讨[J].家教世界,2020(33):38-39.
[2] 王岭香.《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策略分析》,《教师博览》2024年第24期。

5.3 讨论

改进策略的成功关键在于实现了三重转变:时间观从“管理方便”转向“儿童发展”;教师角色从“维持秩序的警察”转向“过渡活动的设计者与支持者”;幼儿地位从“被动的服从者”转向“积极的自我管理”。值得注意的是,策略实施需结合本班实际灵活调整,不可照搬。例如,小班更适合高结构的听觉信号和短时游戏,而大班则可给予更多自主选择权。此外,幼儿园管理层应提供制度支持,允许教师在一定范围内弹性调整作息。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证实,幼儿园过渡环节中的消极等待现象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系统性改进得以显著减少。核心路径是:打破“统一行动”的思维定式,将过渡环节本身视为蕴含教育价值的课程资源,赋予幼儿在等待中的主动权与选择权。

对一线教师的建议是:

树立“过渡即课程”意识:不必将过渡环节视为教学活动之外的“垃圾时间”,而应视为培养幼儿秩序感、自主性、时间管理能力的天然场域。

建立个人策略工具箱:收集积累不少于10种微型过渡活动,并根据本班幼儿反应动态更新。

坚持观察与反思:每周选择一个过渡环节进行自我录像复盘,追问“此时有没有孩子无事可做?为什么?我能怎么做?”

对幼儿园管理者的建议是:

修订作息制度:从“分秒必争”转向“弹性区间”,允许教师在保证总时长基本合理的前提下微调时间。

提供环境支持:为班级配备过渡环节所需的低结构材料(沙漏、选择板、等待区物料)。

开展专题教研:将“减少消极等待”纳入保教质量评估指标,通过工作坊、案例评比等方式提升教师设计与组织过渡环节的能力。

减少消极等待的本质,是让幼儿园的一日生活真正回归幼儿——不是让幼儿去适应僵化的时间表,而是让时间表服务于幼儿的真实需求。当每一个过渡环节都成为幼儿可以期待、可以参与、可以创造的“小时刻”,幼儿园便不再是“被管理的场所”,而成为了“生长的家园”。